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集部
第四二一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615-5



9 787533 306151 >

EB5107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四二一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承製

787×1092毫米 16開本 52.25印張

1997年7月第1版 1997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數 1 100

ISBN 7-5333-0615-5

Z·60 集部定價：127800圓

集部第四二一冊目次

集部·詩文評類

圍爐詩話六卷

〔清〕吳喬撰
影印清嘉慶十三年虞山張氏刻借月山房彙鈔本

一

漫堂說詩一卷

〔清〕宋肇撰
中央民族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二十七年刻綿津山人詩集附本

一二四

說詩樂趣二十卷附偶咏草續集一卷

〔清〕伍涵芬撰
中國人民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四十年華日堂刻本

一二九

柳亭詩話三十卷

〔清〕宋長白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天竺園刻本

三二九

春秋詩話五卷

〔清〕勞孝與撰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清乾隆十六年刻本

六三五

鐵立文起前編十二卷後編十卷首一卷

〔清〕王之績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刻本

六七九

榕城詩話三卷

〔清〕杭世駿撰
遼寧大學圖書館藏清乾隆中杭賓仁羊城刻杭大宗七種叢書本

八〇七

圍爐詩話六卷

〔清〕吳喬撰

影印清嘉慶十三年虞山張氏刻借月山房

彙鈔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圍爐詩話

八卷》提要

圍爐詩話自序

人心感於境遇而哀樂情動詩意以生遂其意以成章則爲六義三百篇之大旨也其所以失亡者由乎詩人爲之何也雅頌事關朝廷非所當責風乃問閭田野所得與而自漢以來無復採風問俗六義亡乎唐詩最盛惟興比賦不遠乎騷而已五代中原雲擾斯文道盡吳蜀猶存吟咏而皆專意于詞其立言也流連光彩鮮興比而多賦宋雖詩詞並行而未有見及于比興之亡者也然而言能達意賦義猶存宏嘉之復古者不知詩當

圍爐詩話自序

有意亦不知有六義之孰存孰亡惟崇聲色高自標置夫既無意則詞無主宰紕繆不續并賦義而亡之攻擊者止咎其措詞之失當以燕伐燕者也詩非天降非地出人爲之也爲之者人而壞之者又將焉談枯槁之夫無一可以自遣唯高談大笑聊足適懷而古今事之可以騁高談發大笑者孰過于無自心無六義之詩辛酉冬萍梗都門與東海諸英俊圍爐取煖吹爆栗烹苦茶笑言颺果無復畛畦其有及于吟咏之道者小史錄之時日既積遂得六卷命之曰圍爐詩話一生困頓意支

絕游惟常熟獨定近班金壇賀黃公嘗所見多合皎然詩式持論甚高而止在字句間宋人淺詩而好作詩話通言是爭胎悞後世不逮二君所說遠甚蓋詩自漢魏屢變而成唐體其間曲折既微且繁不易測識嚴滄溟學識淺狹而言論似乎元妙最易惑人詩人于盛唐詩雖相推重非盡知作詩之本末于中晚詩非輕忽則戒溺亦未究升降之所以然宋人詩集甚多不耐讀而又不不能不讀實爲苦事定選于古詩唐體妙有神解著書一卷以斥嚴氏之謬黃公載酒園詩話三卷深得三

圖爐詩話

唐作者之意明破兩宋膏肓讀之則宋詩可不讀此中載其精要者而實當盡讀者也嗟乎事貴有益于身耳周美成獻蔡京詩曰化行禹貢山川內人在周官禮樂中遂致通顯詩如是者至矣衰朽謬語何足算乎修齡氏吳喬序

圖爐詩話卷之一

崑山吳喬修嚴氏述

漢魏之詩正大高古漢謂自枚乘至中郎枚謐十九首其中亦有東漢人魏謂思王至阮公正謂不淫不傷大謂非嘆老嗟卑高謂無放言細語古謂不束于韻不束于粘綴不束于聲病不束于對偶如是之謂雅不如是之謂俗而俗又有微甚之辨兩晉之詩漸有偶句至沈宋而極齊梁始有聲病至唐律而極官體始淫至晚唐而極休文作韻其時詩人亦不遵用唐以立功令始用于詩至步韻而極五柳以小言爲意晚唐爲甚至宋而極餘則互有之此詩道古今之大端也詩道不出乎變復變謂變古復謂復古變乃能復復乃能變非二道也漢魏詩甚高變三百篇之四言爲五言而能復其淳正盛唐詩亦甚高變漢魏之古體爲唐體而能復其高雅變六朝之綺麗爲渾成而能復其挺秀藝至此尚矣晉宋至陳隋大歷至唐末變多于復不免于流而猶不遠于復故多名篇此後難言之矣宋人惟變不復唐人之詩意盡亡明人惟復不變遂爲叔敖之優孟二百年來非宋則明

非明則宋而皆自以爲唐詩試讀金正希舉業文不
貌似先正而最得先正之神以其無逢世之俗情性
發已意故也詩可知矣無智人前莫說打你頭破額
裂

詩有魔鬼宮體淫哇齊梁至初唐之魔鬼也打油釘鉸
晚唐兩宋之魔鬼也木偶被文繡宏嘉之魔鬼也今日
兼有之問曰文既知俗病與魔鬼詩宜盡脫之矣答曰
談何容易宏嘉之魔鬼實能淨盡脫之餘則五十餘年
全在其中行坐寢食近乃覺之而衰病無可進矣正大

附錄詩話卷一

高古之詩有來生在言此欲使英年有志節者早自覺
悟母若爲之憤憤一生悔無所及耳

問曰詩在今日以何者爲急務答曰有有詞無意之詩
二百年來習以成風全不覺悟無意則賦尚不成何況
比興葉文敏公論古文余曰以意求古人則近以詞求
古人則遠公深然之詩不容有異也唐詩有意而託比
興以雜出之其詞婉而微如人而衣冠宋詩亦有意而
賦而少比興其詞徑以直知人而亦體明之暗盛唐詩
字面煥然無意無法直是木偶被文繡耳此病二高前

宏嘉大盛識者祇斥其措詞之不倫而不言其無意
之爲病是以宏嘉習氣至今流注人心隱伏不覺習氣
如乳母衣縱經灰滌終有乳氣人之惟求好句而不求
詩意之所在者即宏嘉習氣也若詩句中無中原吾黨
鳳凰臺鸞鵲觀自以爲脫去宏嘉惡道不亦易乎此病
之難于解免更自有故詩乃心聲非關人事如空谷幽
蘭不求賞識乃足爲詩六朝之詩雖綺靡而此意不大
失自唐以詩取士遂關人事故省試詩有膚設語上子
又有行卷又有投贈蓋美獻伎之詩自此多矣美刺爲
興觀之本蓋美獻伎尚可謂之詩乎子美于哥舒翰先
美後刺後人嫌之如李頎之秦地立春傳太史漢宮題
柱憶仙郎已宛然明之應酬詩矣詩之泛濫實始于唐
人言近體詩不得不宗之耳

附錄詩話卷一

所謂詩如空谷幽蘭不求賞識者唐人作詩惟適己意
不索人知其意亦不索人之說好如義山有威二長律
爲甘露之變而作則重有感七律無別意可知何以遠
至七百年後錢少公始能法釋之耶意尚不知誰知好
惡蓋人心隱曲處不能已于言又不欲明言于人故發

于吟詠三百篇中如是者不少唐人能不失此意宋人作詩欲人人知其意故多直達明人更欲人人見好自必流于鏗鏘絢爛有詞無意之途瞻盛唐詩泛濫天下貽禍二百餘年學者以爲當然唐人詩道自此絕矣詩非一途得入景龍開寶之詩端重能養人器度而不能發人心光大歷開成之詩深銳能發人心光而亦傷人器度所以學景龍開寶者心光難發大都滯于皮毛學大歷開成者器度易傷不免流于險仄人能以大歷開成發其心光而後以景龍開寶養其器度斯爲得之

蘭溪詩話 卷一

四

人誰有此工力所以開寶而後更無其詩也問曰若然則開寶人于何處發其心光耶余愧謝曰此就後世人之病察脈擬方也君問太高須起李杜高岑以答之明初之詩娟秀平淡而已李獻吉岸然以盛唐自命碑山童之稱宋裔也無目者影而宗之以爲李杜復生高岑再起有詞無意之習已成性情吟詠之道化爲異物何仲默李于鱗王元美承獻吉之洩氣者也牛哢驢鳴其聲震耳宜爲人所駭聞數十年前蚬蜆蚌鳴亦復主盟中夏然蚬蜆止誤流俗阿師牛驢實誤有志之士

盛唐高名故也

詩文有雅學有俗學雅學大費工力其質而剛然見者難識不便于人事之用俗學不費工力虛偽而的然能悅衆目便于人事之川世之知詩者難得故雅學之門可以難進後鮮繼者俗學之門簫鼓如雷衣鉢不絕如震川元美時同地近震川却掃荒村後之學其文者無幾元美奔走天下至今謗莫之作猶慨餘荷荷爲身計刺繡文不如倚市門無奈醒人不能醒酒有目者不能瞑而執杖取道耳人欲應酬俗學甚善若欲見古先作

蘭溪詩話 卷一

五

者之意非視俗學如糞穢之不可觸邇不能見也以唐明言之唐詩爲雅明詩爲俗以古體唐體言之古體爲雅唐體爲俗以絕句律詩言之絕句爲雅律詩爲俗以五律七律言之五律猶雅七律爲俗以古律唐律言之古律猶雅唐律爲俗

詩乃心聲心日進于三教百家之言則詩思月異而歲不同此子美之讀書破萬卷也惟留心于風雲月露則爲李謫之所譏者而已人于順逆境遇間所動情思皆其詩材子美之詩多得于此人不能然失却好詩及至

作詩了無意思惟學古人句樣而已

詩如陶淵明之涵治性情壯子美之憂君愛國者契于三百篇上也如李太白之遺棄塵事放曠物表者契于莊列爲次之怡情景物優閒自適者又次之嘆老嗟卑者又次之留連聲色者又次之攀緣貴要者爲下而皆發于自心雖有高下不失爲詩惟人事之用者同于幾肩酒榼不足爲詩

禪者云凡人胸中惡知惡見如臭糟瓶若不咽去清水洗淨百物入中皆成穢惡二李習氣亦然人若存彼緣

劉廌詩話卷一

忽于胸中任學古詩唐詩只成二李之詩

青樓狹邪良家子一入其門身心俱變縱欲從良無由自脫甚至甘爲倡鵠續置假女者二李詩絕無意義惟事聲色者之見好爲之易成又冒盛唐之名易于眩人後夫不察一飲狂泉終身苦海及乎伎倆已成縱識得唐人門徑而下筆終不能脫舊調始進之路可不慎哉友人犯此者不少故謹記之

高廷禮惟見唐人殺子立大家之名誤殺公嘉人四股麻木不仁五官昏憒無用詩世學大家便是大家要若

工力所至成家與否乃論大小彼博摭子美李頎者如乞兒醉飽度日何得言家豈乞得王侯家餘孽卽爲王侯家乎

明人以集中無體不備汗牛充棟者爲大家愚則不然觀于其志不惟子美爲大家韓偓落花詩卽大家也子瞻云詩以奇趣爲宗反常合道爲趣此語最善無奇趣何以爲詩反常而不合道是謂亂談不反常而合道則文章也山谷云雙鬟女婢如桃李早年歸我第二難亂談也堯夫三皇等吟文章也

劉廌詩話卷一

七

今有一言可以醒二李之徒之病疾者人之學業無不與年俱進者也惟學二李之詩則一入門卽齊肩于高岑李杜而頭童齒豁不過如此如優人入場便可作侯王卿相而老死只是優人打頭不過作家到老時亦終成骨董

今人作詩須于唐人之命意布局求入處不可專重好句若專重好句必蹈宏嘉人之覆轍無好句不成詩所以河嶽英靈等集往往舉之而在今日則爲弊端粗心浮氣陳腐鈍滯之韻也粗浮在心必致陳腐在言

學問以識爲本有識則虛心虛心則識進無識則氣驕氣驕則識益下詩無論三唐看識力實是如何

晉宋人字蕭散簡遠智永稍變至顏柳而整齊又至明而變爲姜五綱體惡俗可厭矣詩之漢魏晉宋之皆也謝鮑智永之書也唐體顏柳之書也宏嘉熙盛唐姜立綱體也

詩貴有含蓄不盡之意尤以不着意見聲色故事議論者爲最上義山刺楊妃事之夜半冥歸宮漏永薛王沈醉壽王醒是也稍着意見者于美元元廟之世家遺舊

國朝詩話卷一

八

史道德付今王是也稍着聲色者子美之落日留王母微風倚少兒是也稍用故事者子美之伯仲之間見伊呂指揮若定失蕭曹是也着議論而不大露圭角者蘇軾諫之辭憐貴族謀身易危覺文皇創業難是也露圭角者杜牧之項王廟詩之勝負兵家未可期包羞忍恥是男兒江東子弟多才俊卷土重來未可知是也然已開宋人門徑矣宋人更有不倫處宋楊誠齋題武惠妃冷獨獻君王一玉環詞雖工意未婉惟義山之詩王沈醉壽王醒其詞微而意顯得風人之體人心才有依倚即不能迴出流輩何況于倫皎然

三偷笑具也

唐人重詩方袍狹邪有能詩者士大夫拭目待之北宋猶然以功名在詩賦也既改爲經義南宋遂無知詩僧妓况今日乎憲章二李聊充應酬是御溜漢

詩以深爲難而厚更難于深子美秋興每篇一意故厚曹唐病馬只一意而得好句六聯成詩三首烏得不藉眩于好句而不審本意大歷後之墮阮落璽處也

嚴滄浪云詩禁五俗俗體俗意俗句俗字俗韻皆不可犯此言最善學問安可無師無師則杜謬而書家貴學

國朝詩話卷一

九

師舍短收長詩學李杜正道也李之座中若有一點紅斗筲之量成千鍾杜之袖中有舊筆與至時復援其可學乎學字先得敗筆學詩先得累句莫若之何學詩不可雜又不可專守一家樂天專學于美西崑專學義山皆以成病大樂非一音之奏佳餚非一味之嘗子美所以集大成也

余友賀黃公曰嚴滄浪謂詩有別趣不關于理而理實未嘗礙詩之妙如元次山春陵行孟東野遊子吟等直是六經鼓吹理豈可廢乎其無理而妙者如早知潮有

信嫁與弄潮兒但是子理多一曲折耳謂唐詩有理
而非宋人詩話所謂理唐詩有詞而非宋人詩話所謂
詞大抵賦須近理比卽不然與更不然靡有子遺有北
不受可見又如張籍辭李司空辟詩考亭嫌其感君經
綿意繫在紅羅襪若無此一折卽淺直無情是爲以理
礙詩之妙者也

問曰言情敘景若何答曰詩以道性情無所謂景也三
百篇中之興關關雎鳩等有似乎景後人因以成煙雲
月露之詞景遂與情並言而興義以微然唐詩猶自有
闡詩話卷一

興宋詩鮮焉明之暗盛唐景尚不成何況于興

古詩多言情後世之詩多言景如十九首中之孟冬寒
氣至建安中之子建贈丁儀初秋涼氣發者無幾日盛
一日梁陳大盛至唐末而有清空如話之說絕無關于
性情畫也非詩也夫詩以情爲主景爲賓景物無自生
惟情所化情哀則景哀情樂則景樂唐詩能融景入情
寄情于景如子美之近淚無乾土低空有斷雲沈下賢
之梨花寒食夜深閉翠微宮殿維之柳塘春水漫花塢
夕陽遲祖詠之遲日園林好清明烟火新景中哀樂之

情宛然唐人勝場也宏嘉人依盛唐皮毛以造句者本
自無意不能融景況其敘景惟欲闢大高遠于情全不
相關如寒夜以板爲被赤身而掛鐵甲

景同而語異情亦因之而殊宋之間大庾嶺云明朝望
鄉處應見嶺頭梅賈島云無端更渡湘江水却望并州
是故鄉景意本同而未覺優游詞爲之也然島句比之
問反爲醒目詩之所以日趨于薄也

問曰詩文之界如何答曰意豈有二意同而所以用之
者不同是以詩文體製有異耳文之詞達詩之詞婉詩
闡詩話卷一

以道政事故宜詞達詩以道性情故宜詞婉意喻之米
飯與酒所同出文喻之炊而爲飯詩喻之釀而爲酒文
之措詞必詞平意猶飯之不變米形噉之則飽也詩之
措詞不必詞平意猶酒之變盡米形飲之則醉也文爲
人事之實用詔敕書疏案牘記載辭辨解皆實用也實
則安可措詞不達如飯之實用以養生盡年不可矯揉
而爲糟也詩爲人事之虛用永官播樂皆虛用也賦而
爲清廟執競稱先王之功德奏之于廟則爲頌賦而爲
文王大明稱先王之功德奏之于朝則爲雅二者必有

光美之詞與文之摠拾者不同也賦而爲彖柔勝印刺
時王之執政亦必有哀惻隱諱之詞與文之直陳者不
同也以其爲歌爲奏自不當與文同故也賦爲直陳猶
不與文同況比興乎詩若直陳凱風小弁大誥父母矣
李杜之文終是詩人之文非文人之文歐蘇之詩終是
文人之詩非詩人之詩

人有不可已之情而不可直陳于筆舌又不能已于言
感物而動則爲興托物而陳則爲比是作者固已醞釀
而成之者也所以讀其詩者亦如飲酒之後憂者以樂

國爐詩話卷一

莊者以狂不知其然而然

詩不越乎哀樂境順則情樂境逆則情哀明良之歌順
而樂也桀桀旱麓其類也五子之歌逆而哀也民勞南
山其類也後世不關哀樂之詩是爲異物

余與友人說詩曰古人有通篇言情者無通篇敘景者
情爲主景爲賓也情爲境過景則景物也又曰七律大
抵兩聯言情兩聯敘景是爲死法蓋景多則浮泛情多
則虛薄也然順逆在境哀樂在心能寄情于景融景入
情無施不可是爲活法又曰首聯言情無景則寂寥矣

故次聯言情以暢其情首聯敘景則情未有著落故次
聯言情以合乎景所謂開承也此下須轉情而景景而
情或推開或深入或引古或邀賓須與次聯不同收或
收第三聯或收至首聯看意之所在而收之又有推開
暗結者輕重虛實濃淡深淺一篇中參差用之偏枯即
不佳又曰意爲情景之本只就情景中有通融之變化
則開承轉合不爲死法意乃得見又曰子美詩云晚節
漸于詩律細律爲音律拗句詩不必學

問曰何爲性情答曰聖人以思無邪蔽三百篇性情之

國爐詩話卷一

三

謂也國風好色小雅怨誹發乎情也不淫不亂止乎禮
義性也樂而不淫哀而不傷亦言此也此意晉魏不失
梁陳盡矣陳拾遺挽之使正以後淫傷之詞與無邪者
錯出杜詩所以獨高者以不違無邪之訓耳

問曰丈夫生平詩千有餘篇自謂以此中議論離合何如謝曰不
佞少時爲俗學所誤者十年將至四十始見唐詩比興
之義又二十年方知漢魏晉宋之高妙而精氣銷亡
不能搆思矣人之目見者易遠足踐者必近勿相困
也

問曰唐詩六義如何答曰風雅頌各別比興賦雜出于其中後世宗廟之樂章古之頌也三代之祖先賢有德故不愧乎稱揚漢已後之祖先知爲何人樂章備禮而已不足論也求雅于杜詩不可勝舉而如王昌齡之明堂坐天子月朔朝諸侯清樂動千門皇風被九州章應物之身多疾病思田里邑有流亡愧俸錢王述爲田宏正所作之朝天詞羅隱之靜憐貴族謀身易危覺女皇創業難皆二雅之遺意也風與騷則全唐之所自出不可勝舉忽見陌上楊柳色悔教夫婿負封侯與也夕陽

園墟詩話卷一

上

無限好只是近黃昏此也海日生殘夜江春入舊年賦也朱子盡去舊序但據經文以爲注使三百篇盡出于賦乃可安得據比興之詞以求遠古之事乎宋人不知此興小則爲害于唐體大則爲害于三百大抵文章實做則有盡虛做則無窮雅頌多賦是實做風騷多比興是虛做唐詩多宗風騷所以靈妙詩之失比興非細故也比興是虛句活句賦是實句有比興則實句變爲活句無比興則實句變成死句許渾詩有力量而當時以爲不如不作無比興說死句也

明人不知比興而說唐詩開口便錯義山之侍臣最有相如渴不賜金莖露一杯言雲表露試之治病可知其僞諷憲武之求仙也白雲樓大詩伯以爲宮怨評曰幸之思悵然呵呵

宋詩率直失比興而賦猶不宏嘉人詩無文理并賦亦失之

梵偈四五七字爲句而無韻殊不礙讀子瞻雜文多效之詩入歌喉故須有韻韻乃其末務也故三百篇叶音居多書者我篇叶儀以就義阿固可叶我阿以就儀

園墟詩話卷一

五

亦無不可于意無傷故也詩宗三百篇自當遵其用韻之法漢至六朝此意未失休文四聲韻小學家言本不爲詩詩人亦不遵用唐元宗時孫愐始就陸法言之切韻以爲唐韻肅宗時以此爲取士之式詩從此受極格元白作步韻詩直是蘊隨或曰古體可用古韻唐體當用唐韻夫然則唐體別白爲詩不宗三百耶古人多有韻韻又皆叶用毛晃誤以爲古人實有是韻而作古韻何異于衮衣玉食之世論茹毛飲血事耶

古人作詩不惟不拘韻并不拘四聲宜平則仄讀爲平

宜仄則平讀爲仄觀望忘二字可見三百五音宋皆然
故不言聲病休文作四聲韻而聲病之說起焉可知聲
病雖王元長等所立而實因乎沈氏之四聲矣梁武帝
不許四聲詩中高見

詩本樂歌定當有韻猶今曲之有韻也今之曲韻庚青
真文等合用初無礙乎歌喉詩已不歌而韻部反狹窄
平水韻如聖經國律而置性情之道如弁髦事之頑奴
失主莫甚于此

青箱雜記載鄭谷齊己黃損等定今體詩格云用韻有
圖

卷一

六

數格曰蒨盧曰曉轆曰進退蒨盧韻者先二後四曉轆
韻者雙出雙入進退韻者一進一退引李師中送唐介
詩云孤忠自許衆不與獨立敢言人所難去國一身輕
似葉高名千古重如山並遊英俊顏何厚未死奸諛骨
已寒天爲吾皇扶社稷肯教夫子不生還八句詩一難
三寒同部二山四還又一部爲進退韻格之証而蒨盧
曉轆未有引証別本詩話引太白我攜一尊酒爲蒨盧
韻之例引漢帝寵阿嬌爲曉轆韻之例乃古詩也
唐韻視今之平水韻冬分鑑支分脂似乎狹矣而有蒨

蒨韻用法曉轆韻用法進退韻用法有嫌韻有兼韻有
通用有轉用有叶用作者猶得輾轉言情平水韻似寬
而蒨蒨等諸法俱廢則實狹矣

問曰二美大呵出韻詩是否如何答曰出韻必是起句
起句可用仄聲字出韻何妨蓋律詩止言四韻絕句止
言二韻王子安滕王閣詩八句六韻而序曰四韻俱成
以指與悠不在韻數中也出韻詩雖是晚唐變體然非
晚不及盛之關係處如元美兄弟之說但不出韻卽是
盛唐耶

圖

卷一

七

問曰用韻以何者爲準則答曰韻書自曹魏李登梁沈
約以來其故甚繁此雖具述唐之官韻今不可得北宋
禮部韻余曾見二本皆一東二冬三鐘者也名廣韻者
因唐韻而廣之者也卽此可以知唐韻矣今世通行之
一東二冬三江四支之韻乃宋理宗時平水劉淵并舊
韻之二百六部以爲一百七部而成之者也舊韻一東
獨用二冬三鐘通用淵則竟并通用者爲一部支微齊
佳灰魚庚歌麻尤十韻爲一部真文元寒刪先六韻爲
一部侵覃鹽咸四韻爲一部韻之通轉又分兩界有入

聲者十七部爲一界無入聲者十三部爲一界兩界不相通轉通轉有部有類有界平上各自通轉爲部東董送真軫震通轉爲類有入聲無入聲通轉爲界非此則謂之叶叶乃通轉之窮也自平水韻行而北宋之禮部韻詩家名公俱未經目界部通轉叶之法俱不講唐人胡蘆輓轡進退之法何所攷哉

唐人有嫌韻兼韻之法嫌韻卽出韻也兼韻亦名干韻謂兼取通用韻中一二字也嫌韻與兼韻可通用不可轉用寒與刪先得相兼以其通用故也而轉用之莫支

國爐詩話卷一

元則不可

唐人排律有兼韻者東兼冬庚兼青是也叶卽協也不用如字之聲者謂之轉轉一二字而全部通轉者謂之叶通用乃劉闢并韻已前之法今世所刻平水韻猶仍其名呵呵

唐韻久已絕傳惟吳彩鸞韻徐學士傳是樓有之值二十萬錢而紙故脆不能細檢也

子美飲中八仙歌押二船字二眠字三前字說者謂此篇是八段不妨重押學林新編云觀詩題則是一歌也

通篇在船字中押不移別韻則非分八段蓋子美詩重韻者不少因歷舉諸篇以及十九首曹子建謝康樂陸士衡阮嗣宗江文通王仲宣重韻之句以見古有此體子美因之其言甚辨余謂古人重詩而輕韻故十九首以下多有重韻之詩後人重韻而輕詩見重押者駭爲異物耳施愚山謂步韻者是做韻非做詩余謂自唐以來以意奏韻重韻輕詩者皆是做韻

嚴滄浪云任昉哭范雲詩重韻兩生字三情字天厨禁

國爐詩話卷一

五

子美飲中八仙歌立說陋矣焦仲卿妻作重二十許韻古人作詩不以辭害志不以韻害辭泥辭以害志十二侵乃舌押上腭成聲非閉口也閉口則無聲矣韻家別爲立部非也縱使侵等果是閉口字亦爲小學審聲中事與詩道何涉此又詩人奉行之過也

宋人詩餘寒刪先元魚虞通用實合于三百篇至六朝叶用之義後人因此而立詞韻則非也

今有癰疥之疾而爲害甚大本舉手可除而人樂此美疾固留不舍習以成風安然不覺者是步韻和人詩夫

和詩之體非一意如問答而韻不同部者謂之和詩同其部而不同其字者謂之和韻同其字而次第不同者謂之用韻次第皆同謂之步韻蕭衍王筠和太子懋悔詩始是步韻步韻乃趨承貴與之體也詩思與文思不同文思如春氣之生萬物有必然之道詩思如醴泉未草在作者亦不知所自來限以一韻卽束詩思唐時試士限韻主司因得易見高下耳今日何可爲之耶若又步韻同于桎梏命意布局俱難如意後人不及前人而又困之以步韻大失計矣施愚山曰今人祇是做韻雅

國朝詩話卷一

子

人做詩獅子一吼百獸腦裂做韻定五字于韻府羣玉五車韻瑞上瓦得現成韻脚了以字湊韻以句湊爲扭扭一上全無意義章法非做韻而何步至數人并韻字亦覺可厭古詩不對偶無平仄韻得叶用唐詩悉反之已是難事若又步韻李杜無以見長

步韻元白猶少皮陸已多今則非步韻無詩矣陷溺之甚者遂謂步韻詩思路易行又或倡作而步古人詩之韻

古人視詩甚高視韻甚輕隨意轉叶而已以詩乃吾之

心聲韻以諧人口吻故也唐人局于韻而詩自好今人押韻不落卽是詩故古人有詩無韻唐人有韻有詩今人惟有韻無詩得一題詩思不知發何處而先押一韻何異置榻以待電光

問曰先生不肯步韻人以爲傲信乎答曰敬也非傲也步韻何難不過順口弄人耳朱溫將諸客遊園自語曰好大柳樹數客起應曰好大柳樹溫又曰可作車較數客起應曰可作車較溫厲聲曰車較須用堅木柳那可用書生好順口弄人皆此類也悉撲殺之溫雖凶人然

國朝詩話卷一

至

此事則不侮適俗遠矣詩人自相步韻猶可步貴人韻須慮撲殺貴人倡作勿用徘徊潺湲等字使趨承者有所措手亦仁者之居心也

晚唐章碣八句詩平仄各押韻一呼二天三岸四船五看六眠七算八邊無聊之思亦將以爲格而步之乎人之登廁不可無書無書則不暢書須淺陋不足擬待又逐段易了者韻府羣玉五車韻瑞最善展卷終是有益而應酬簡易此爲捷徑若自好之士而作詩時用之則樂詩路以韻而已明詩無深造二書爲之也

問曰如尚書所言則詩乃樂之根本也後世樂用曲子則詩不關樂事乎答曰古今之變更僕難詳聖人以雅頌正樂則知三百篇無一不歌秦火之後樂失而詩存太常主聲歌經生意義聖人之道雖矣而唐時律詩絕句皆入歌喉及變爲詩餘則所歌者詩餘而詩不可歌故陳彭年送中國長公主爲尼七律人以詩餘鷓鴣天之調歌之子瞻中秋七絕山谷以詩餘小秦王之調歌之是其証也元曲出而詩餘亦不入歌喉矣尚書之言難可通于今也三百篇中清廟文王等專爲樂而作

蘭爐詩話卷一

王

詩關雅鹿鳴等先有詩而後入于樂

唐梨園歌有囉哩哩以五七言整句須有襯字乃可歌也疑古之妃呼唏伊何那亦卽此意如此則不求宋詞元曲之順喉矣然鄭世子言古樂每二字必絲聲十六彈或三十二彈則與後世唱曲先後後繁者不同須更攷之問曰詩之體格名目如何答曰姜白石詩說云守法度曰詩載始末曰引放情曰歌體如行書曰行並二體爲歌行如登臺口吟通但俗曰謠委曲盡情曰曲余憶珊瑚鈞之說不然皆後人附會耳

詩史曰古人文章自應律度不主音韻沈約遵崇韻學而曰欲使宮羽相變低昂殊節若前有浮聲後須切響一篇之內音韻盡殊兩句之中輕重悉異妙達此旨始可言文自後浮巧之語體製漸多如旁犯蹉對假對雙聲疊韻之類又有正格偏格類例極多故有三十四格十九圖四聲八病之類旁犯者如徐陵文一篇中兩用長樂其義不同者是也蹉對者如九歌之蕙肴蒸兮蘭藉奠桂酒兮椒漿以蕙肴蒸對奠桂酒是也假對者如自朱耶之狼狽致赤子之流離未對赤耶對子狼狽獸

蘭爐詩話卷一

王

名對流離鳥名又如庖人具鷄黍稚子摘楊梅以雞對楊是也如幾家村草裏吹唱隔江聞幾家村草爲雙聲如月影侵窗冷江光逼展清侵窗江光爲疊韻首句第二字仄聲謂之正格如鳳歷軒轅紀是也平聲謂之偏格如四更山吐月是也唐時名輩多用正格謝莊調五聲爲雙聲破稿爲疊韻余不謂然以重翻爲雙聲重切爲疊韻困學紀聞云式微乃二人詩聯句之始也柏梁及賈充與其婦李亦是聯句